

有书相伴的日子

张亦斌

阳光一天比一天烈,蝉鸣一声比一声浓。

白晃晃的太阳光穿过后山稀疏的竹林,穿过木格子的玻璃窗,大大方方走进房间里来,主人一样巡视着房子的角角落落。房子是普通的民居,红砖青瓦,四间两层,坐南朝北,已经有三十多年的房龄了……如今,再次住进这间房子,依稀看见洞房时摇曳的蜡影,依稀听见稚子天真的笑声。

太阳光照在窗前的书架上,书架上的那一摞书顿时有了层耀眼的光芒。进城以后,我把大部分书籍都搬走了,只留下一小部分,偶尔回乡时,不至于无书可读。

对书的喜爱,源于少年时代随父亲在山村学校里念书那会。

我的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长年在外地教书。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在老家的土圪垯里刨食,个中艰辛,可想而知。我六岁以后,便跟着父亲去他任教的学校上学。父亲每换一个学校,我也跟着换一个学校。虽然颇多奔波之苦,我却因为有书相伴,课余生活过得十分充实。刚上学那会,我识字不多,看的是连环画,只晓得“菩萨打架”,根本不懂什么内容。后来学了拼音,开始读注音本。再后来识字多了还学会了查字典,能够读的书就多了,有学校订的少儿杂志,有父亲自费订的《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还有从其他老师那里借的连环画、图书。有了这些图书的陪伴,有了文学的滋养,我的求学之路并不孤独。

在我的记忆深处,至今保存着一个清晰的画面:晴天的午后,学校操场边的大树下,一个少年坐在地上,背倚着大树,手里捧着书,眼睛埋进文字

里。一人,一书,一坐就是一下午。那个在大树下读书的少年就是我。下午放学后,别的同学回家忙着扯猪草、放牛,我父亲和其他老师忙着备课、家访,而我就这样独自享受着文学的饕餮盛宴。《于无声处》《陈奂生进城》《乔厂长上任记》《哥德巴赫猜想》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就是那时候坐在大树下读完的。也许就是那个时候,一颗文学的种子,从书本中走来,悄悄地埋在了我的心里。

年轻的时候觉得书如灯塔,读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读书获得知识,用获得的知识充实自己的人生,摆脱平庸。后来又觉得书如刀叉,只有把读书获得的知识用来解决实际工作生活中的问题,才能让知识充分发挥作用。如今看来,书如清茶,无论忙碌或闲适,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书本,随心所欲看上一段或一篇,与心情有关,与功利无关。

就在这间屋子里,我曾经拼命地读书。开始读的是教科书和教辅书,为的是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后来,我到了一所乡村小学课徒为生。学校只有几十个小学生,我每天按部就班,围着一班小孩子转,转得久了,便觉得自己胸有大志却无法施展拳脚……我开始在眼前这间屋子里读史养心,用读书来排遣心中的不快。那时候,读书没什么讲究,正史野史精装的简装的……但凡能够读下去的,一概囫圇吞枣,兼收并蓄。书读得多了,视野开阔了,心态变好了,便对历史与现实重新有了认识,信手涂鸦的老毛病又犯了。常常于读书之余,在灯下枕上将所读所思所感所悟随手记下来,日积月累,便有了长长短短几十篇读史随笔,相继在全国各地报

刊发表,后来结集成一本薄薄的集子《枕上读史》,算是对我在老家读书的一次总结吧。

阳光很烈,蝉声很嘈。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是一本封面已经泛黄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参加一次征文比赛获得的奖品,我已经读了十几遍了。第一次读这本书时,常常为记住长长的人名而头疼。读得次数多了,书中所有人物的名字都朗朗上口,犹如自己熟悉的朋友。随后,我泡了一杯茶,躺在竹椅上,打开书,跟随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笔去了解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

小黄猫伸直了腰身,趴在屋角阴凉处。小白狗四肢伏地,伸出长长的舌头,喘着粗气。几只老母鸡张开翅膀,趴在地上,不时发出“咯咯咯咯”的叫声。平日里,不管是在桂花树下还是在屋里,这些“冤家”见面就掐架,常常吵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此刻因为炎热而偃旗息鼓,和平相处。

我喝着清茶,把自己隐身在文字的森林里。渐渐地,内心安静下来,感觉到无边的绿植潮水一样慢慢地蔓延过来,无边的清凉挡住了蝉鸣挡住了阳光,将我团团围住。蝉鸣不再聒噪,阳光不再刺眼。

我突然发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片树叶。一片文字化身的树叶。一片散发着书香的树叶。一片在沸水中翻腾的树叶。一片散发着清香的树叶。我飞过鸡鸣狗叫的尘世,飞过稻花飘香的田畴,飞过燕子飞过的天空,飞过山川河流,飞过春夏秋冬。

驭书而行,我心安逸。
(张亦斌,邵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另辟蹊径
书写非遗文化
——读刘一纯长篇小说《纸都》
刘芙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隆回籍作家刘一纯,曾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滩头木版年画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滩京府》(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非遗”书写,湖南电视台曾对该作品予以专题推介,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还曾推荐此书参加2020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滩头镇历史文化底蕴丰富,千百年来受梅山文化和楚南文化的熏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明清时期的滩头镇商贸云集,有“莫道滩头口岸小,四十八个码头钱米流”之说。因此地生产经营皆与纸有关,号称“纸都”。随着纸文化的积淀,此地衍生出两项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一日滩头木版年画,一日手工抄纸,两者紧密相连。

完成《滩京府》的创作后,刘一纯再次将创作视角投向非遗这块鲜有人关注、开垦的“荒地”。他以手工抄纸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纸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这部小说,作家耗时三年方得完稿。

《纸都》以奇异的视角,描绘了清朝光绪时期“滩镇”丰富多彩的纸文化和其独有的商业史。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完整地勾勒出纸文化的发展脉络。《纸都》不止简单地写了关于纸文化的惊世传奇,同时探寻书写了滩头镇的历史风貌。古梅山文化和楚南风俗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自然流淌,给全书增添不少神秘色彩,让读者欲罢不能。

序与跋

我的创作之路
——《纸都》代后记

刘一纯

对文学深怀感情,缘自十三岁那年。身为教师的姐夫无意中一句“作家是最受人崇拜的”,从此让我这个原本画画画得不错的少年深陷文学创作而不能自拔,企盼有天也能够成为作家。自此,我将改变一生的命运放在文学创作上,学业荒废,以至初中读了六年都没毕业,成为邻里笑柄。许是心中有梦,下岗后一度全无应有的生存焦灼感,怀揣母亲给的五十元钱还能心安理得地在单位的宿舍闭门创作两月有余……青涩的作家梦在现实生活的窘迫下败下阵来。

文友钟连城,家居武冈,一个靠写作养家糊口的农民,著作等身,自诩“写书匠”,挣下了不菲的家业。“匠”与“家”的区别在于,匠只为谋生求活。我曾携拙作前往拜访。其时他已是某杂志社执行主编。在他的推介下,我应聘去了长沙某杂志社做编辑。占了编辑的便利,这期间倒是发表了不少文字,距作家梦却依然遥远。

是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三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2008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三色门》。此书在新浪网迅速蹿红,跃居当月图书排行榜总榜第一名,点击率突破上千万次。当月,该书即加印一万册。其实这部小说创作完稿于几年前,找过几个书商均未被接受,北京有位书商竟以“书里句号太多”为由予以拒绝。有天,在书市看到钟连城老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一看编辑乃李蔚然,于是我拿着手稿径直寻上蔚然老师。没想到,半月不到李

老师就联系我,声称湖南人民出版社将计划出版拙作。此后我与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了长达数年的友好合作,相继出版了长篇小

说《龙城》《大庄家》《销号》等。

《三色门》出版后,我回到家乡开始职业创作。我的老家在隆回县六都寨镇一个四面环山的山沟沟,名曰田凫院子……这几年来,日子过得平静如水,不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现今想来,一个人与世无争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那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在创作《销号》时,一个偶然的机,得以结识时任隆回县政协副主席的夏亦中。夏君对拙作《龙城》甚是欣赏,称写得真实精彩,夸我看透了社会。这话令我愧汗惶然。夏君生得风流儒雅,堪称一表人材。后来,在夏君和时任隆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明海的举荐下,我得以被县委县政府招聘为“特殊人才”。职业写作这些年,我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日子倒也过得踏实。

明海先生现任湖南省戒毒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我们一度断了联系。2019年冬,拙作《滩京府》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乃我首次尝试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推介家乡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滩头木版年画。明海先生获悉后,在各种场合极力推介拙作。

作家的神奇之处大概就在于编织一段故事的能力。这些年,我依然执着地书写家乡的风貌。我不想说什么文学创作乃是我的使命,是件无限荣光的事,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只会让人哂笑,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太虚。于我来说,也就自己喜欢埋头码字罢了。

闲下来时,我时常深怀感念的是,这一路走来得到不少人的帮助。

专职作家匆匆十四年!半生已过,知交零落。但文学给了我丰厚的回报,所带给我的福祉,足慰平生!
(刘一纯,供职于隆回县文化馆)



父子两代的文学启蒙

张天佑

初识《邵阳日报》,是我14岁上初一的时候。那时我活泼好动精力旺盛,经常和几个“熊孩子”到村委会大院打球。有次,在打球累了休息时,不经意间看到了大院旁边的阅报栏,里面贴着多种报纸,其中就有《邵阳日报》。我对《邵阳日报》读了起来,越读越入迷,以致后来我去村委会大院时,却是打球较少、看报更多了。

读《邵阳日报》,对我的影响很明显。在同学们面前,我谈起国际国内大事头头是道。大家都夸赞我有见识,有“学问”。而我最喜欢读的,是《邵阳日报》的副刊,上面的一篇篇美文,给了我文学启蒙。于是我开始练习写作,一边写,一边借了许多文学名著来“啃”。我前前后后写了很多“作品”,也向《邵阳日报》投送过很多次“作品”,可是一篇也没有亮相,便气馁了。后来甚至“怨恨”,觉得是报纸“势利眼儿”,发稿注重名家,对我这种文学新作者肯定瞧不上。所谓东方不亮西

方亮,是金子总会发光,于是我把这些“作品”先后投给其他报刊,自信能发表,却仍然是不见响儿。我才发觉自己虽然有热情,但毕竟文学天赋不够,文章也没有精心打磨,当然发表不了。

不过我依然热爱文学。后来我结婚成家,在市区开了一家饭馆养家糊口。我特意订了一份《邵阳日报》,提供给顾客阅读。之所以订报,还有个原因,就是在阅读每期报纸的副刊后,遇到精品文章,方便剪裁下来贴在剪报本上,以便此后反复品味。因工作较忙,我的写作量变得少了。偶尔写出的文字,我也不再投稿,而是贴在网上,让有缘人观看品评。

只不过我不甘心,我的文学初心仍在。我希望我的梦想,能够传递到儿子身上。

我的儿子是独生子,他爷爷奶奶包括我和妻子,长期以来对他偏于宠爱,以致他叛逆任性贪玩,学习成绩

很差,语文成绩更是糟糕。但棍棒教育要不得,只能良性引导。家里大人都爱看《邵阳日报》,我们也推荐给儿子看。效果真的挺不错,儿子逐渐爱上了学习,语文成绩也提高很快,他还爱上了写作文。以前,儿子最怕老师布置作文,觉得很痛苦。后来,儿子不但积极完成作文,还经常自己找灵感去写。今年3月22日,是我们喜迎收获的一天——儿子的一篇习作在《邵阳日报》的“小记者园地”版面刊登了。

我非常兴奋,奖励了儿子一顿儿童大餐。儿子圆了我一个梦,在《邵阳日报》发表作品的梦,或许,儿子未来还会成为作家呢。当然,我不是期望儿子长大能成为作家,或者是成为文字工作者。不过,看到儿子学习进步,并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感到无比欣慰。

感谢《邵阳日报》的副刊,给了我们父子两代文学启蒙。

40年同行·我与《邵阳日报》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
有
奖
征
文